

倾诉热线主持清清小雅  
正在倾听您的心声热线：15169132840  
接听时间：周一至周三下午2—4点  
邮箱：diya3988@163.com  
QQ：874273209◆采访人：清清小雅  
◆倾诉者：苏磊（化名）男 30岁

## 采访背景

苏磊 6岁那年，他的父亲回到北京，不久就与妻子离婚了；从6岁到30岁，24年的时间，苏磊与父亲除了几次短暂的见面，他和父亲只有过一次团聚。长期缺失的父爱，苏磊曾想把父亲的身影彻底从记忆中抹掉，但血缘的一脉相承让他无法做到。在中秋佳节亲人团聚时，让我们来倾听一个儿子对父亲发自内心的声音……

## 互动地带

《离婚不离家的困境，让我左右为难》之读者评说

方蓉若真的割舍不下这个家，就应该开诚布公地与公婆、沪生谈谈，让他们知道她在努力修补婚姻，同时对家庭的未来做一个规划。凭着在生意场上的多年打拼，相信方蓉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！

——文 暖

方蓉目前的状况，不宜与沪生复婚。沪生的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，既然离婚就必须有个了断。方蓉可以有两种选择：一是坚决离开这个家庭，重新寻找婚姻与幸福；二是如果确实难以脱身，可在离婚的基础上，应聘为原家庭企业的管理者，既满足延续生意的需要，又保持人身与经济的独立。

——每 文

作为经营者，应该懂得有些事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，像母女情；而有些事情却是可以分开的，像财物。既然是净身，就不应该继续参与经营，要参与经营，起码写个合同，在此基础上处理“前夫妻”关系才有理有据。祝福方蓉一家幸福。

——李洪嵩

要告诉方蓉的有四点：一、如果他真的不再爱你，坚决离他而去。二、经济是生活的基础，不能为了离婚什么都不要了，它是你将来事业和抚养孩子的基础。三、和大女儿谈谈，她会明白母亲的心，这是维系你们母子关系的基础。四、给自己的心情放个假，同时要好好打理自己的芳容。

——lvseyueji

编辑：曾琳  
美编：马晓迪

# 跨越 24 年的亲情 重新流淌在我们心里



## ✿ 6岁，我当知青的父亲回到了北京，并与母亲离了婚

我的老家在莒南县文疃镇，这个地方，严格点说应该是我母亲的出生地，父亲是北京知青，当年他插队来到了这里。母亲初中毕业后，回家务农。她当时的文化在村里是最高的。父亲插队时，已经高中毕业。母亲非常喜欢父亲身上独特的文人气息，她的恋爱也多了那个时代的崇拜因素。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，父亲实现了他回北京上大学的梦想。那时23岁的父亲和母亲刚结婚，为了让父亲安心上学，直到大学毕业后，父母才有了我。

6岁之前我的记忆并不完整，更多的是听母亲讲述的，但我多少也有印象。我的启蒙教育都是父亲一手教的。他不让我说方言，教我说

普通话，教我基本的礼貌知识，这点让我在同村的伙伴中很与众不同。父亲在我小小心灵中的定格是一个很斯文、识大体的“城里人”。在我6岁那年，父亲的户口调回了北京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父亲只把我的户口办回了北京，母亲的户口还在本地。后来，父亲回京工作，母亲舍不得年迈的老人，便一人带着我，与父亲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。我也曾问过母亲，当年为什么不和父亲一起回京？母亲总是头一摇，什么也不愿多说。上辈人的爱情，总有我们做子女所不知道的细枝末节。

6岁的小男孩，对于父亲的离开并没有过多的伤感，只要有母亲在身边，心里就是最踏实的。父亲

经常会寄来一些北京的糖果糕点，这是我童年中唯一对父亲有记忆的牵连与期待。10岁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情，却让我对父亲有了怨恨的记忆。有时我竟想，假如母亲当年“自杀成功”，我不敢想象我会怎样仇恨父亲。那是一天上午，正上第三节课，突然我小姨出现在教室门口，带着哭腔，语无伦次地对讲台上的老师说：“苏磊呢？快让他跟我回家，他妈妈自杀了。”老师都吓坏了，我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跟着小姨就往医院跑。

死亡，对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，真没什么概念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最直接的想法就是，妈妈死了我该怎么办？到现在我都记得那种惊

恐的感觉。到了医院，看见姥姥、姥爷围着母亲大哭，我也扑在母亲身上号啕大哭，小姨在一旁边哭边骂父亲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一回到北京就要和老婆离婚。”后来，我才明白，父亲寄来信，提出要和母亲离婚，理由是，两地分居导致夫妻感情破裂。4年的分居，母亲是带着希望在生活，她幻想着有一天去北京和父亲团聚，可离婚的消息让她再也无法承受，竟选择了割腕自杀。好在母亲命大，挺了过来。母亲恢复健康后，同意了父亲离婚的要求，自杀似乎让她明白了许多。当时父亲想接我回北京上学，但遭到了母亲的拒绝，她写信告诉父亲，没有他，自己照样能把儿子培养成人。

## ✿ 18岁，我和父亲第一次团聚，但我不愿亲近他

离婚后的母亲好像变了个人，每天拼了命地工作学习。1992年，母亲从老家来到济南打工，在一家个人小公司做财务。刚来济南时，我们母子俩租房住，家里就简单的几件家具，日子非常清苦。从1994年起，母亲开始自己做生意，并且还做得风生水起。母亲真的很棒，一个女人带着儿子，只身在济南，凭着自己的双手，供我上学，还在济南买了房子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缺了父亲而多么艰难。对于我和父亲的关系，母亲从来不阻挡，但她从不接受父亲经济上的资助。母亲之所以这么要强，也是有原因的，她执拗地认为，当初父亲提出离婚就是嫌弃她文化低，又是小县城的女人。所以在这点上母亲始终憋着一口气，自学财务知识，自己挣钱养儿子，努力让我在大城市得到好的生活和教育。可见

母亲当年的心情有多复杂。

自从父亲离开我们母子后，在记忆中只见过父亲两三次，还是他专门来济南看我，就像一个远道而来、到我们家走亲访友的客人，坐一坐，喝口水，说几句礼貌客气的话，便走了。每到暑假寒假，父亲让我去北京玩，我都拒绝了。那时正处于不大懂事的年龄，想起母亲当年因为父亲自杀，从心里不愿过多亲近父亲，而且小时候我没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作文，宁肯被老师批评，也绝不提笔去描述父亲，从没想过要表达的情感。亲情也是需要朝夕相处培养的，长期分离，即便是亲生，也会有生分的感觉。

18岁那年，我考上了山东大学。高考前，父亲专门打电话希望我考到北京，我告诉他，不喜欢北京，也不想离妈妈太远。父亲不再

多说什么，最后他向我提出一个请求：“那你考完试，这个暑假能不能来北京一趟，就当是旅游，给高中生活画个句号。”这个要求我很痛快地答应了。其实我的想法是，假如顺利考上大学，就站在父亲面前，让他看看，没有你，妈妈照样能把我培养成人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的看法非常幼稚可笑。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没几天，我一人坐火车去了北京。父亲在站台接的我，这也是我以一个成年人的姿态第一次站在父亲面前。我高高的个子，比父亲还要高出一截，从他脸部的轮廓里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父亲把我接到他家，我发现这个家庭又是另外一个和父亲有关联的家，我和他似乎只是一种单向的亲情联系，没有其他人的干扰。父亲的妻子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，

极尽女主人的热情，对我照顾有加。每顿饭都是父亲亲自下厨做，我发现他做的菜全是我喜欢吃的，往我碗里夹菜时，还不忘补充一句，“小时候你最爱吃这个”。原来，父亲也是记着我的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他并没忘记儿子喜欢吃的每样东西。父亲和我儿时的印象一样，话语不多，吃饭时，他的眼神几乎没从我身上离开过。不过，父亲很少动筷子，眼睛里仿佛有泪光闪烁。我在北京就住了两天，父亲陪我去了长城，他本想让我多玩几天，可我的心不在他这边，一直想着在济南的母亲。我和父亲的关系无法达到那种自然融洽的亲昵，更多的是一种朋友一般的客气谦让，就连我叫的那声“爸”，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发出音来，“爸”这个字对我来说似乎很沉重……

## ✿ 30岁，我与父亲的怨恨化解，爱重新流淌在我们心里

我和父亲的关系就这么平静有距离地维系着，小时候对父亲的怨恨，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加深。当我有了儿子后，更感受到母亲与父亲，我和父亲，相互之间爱的关联。母亲对父亲的恨是用宽容化解的，因为他们曾经相爱过那么多年，恨也随着日子慢慢消失了。父亲给了生命，已有足够的理由让我将怨恨缩小，把父子间的爱放大。今年母亲突然生病，父亲的表现，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。今年7月份，母亲被查出患有子宫癌，我一听是癌都吓蒙了，第一个念头就是给父亲打电话，潜意识中，父亲是唯一的亲人。父亲得知情况后，希望我带母亲去北京治疗，我同意了父亲的建议。这次因母亲生病来北京，也是我18岁那年去北京以后，第二次和父亲近距离、面对面相处。

父亲看见十几年不曾见面的母亲，表情非常复杂，有卑微的歉疚，也有对母亲病情的关切。母亲反而非常坦然，仿佛眼前这个人只是亲戚而已。不过我发现，每次父亲转身离开病房时，母亲的眼睛总是有意无意盯着他的背影凝视。我想，母亲此刻的心情也不会平静。住进医院后，医生给母亲先做的是术前辅助化疗，化疗期间，她的身体相当虚弱，呕吐非常厉害。那段时间，我在北京和济南两边跑，工作忙时，我就给母亲在医院雇用护工。说实话，我不想让父亲在医院过多去陪母亲，毕竟他有自己的家庭。父亲好像明白我的心思，也不和我多解释他家的情况，极尽自己的能力帮着我联系主治医生，以及医院里的琐事，用他的话说，你在北京人生地不熟，我

就是跑个腿也比你顺当。

母亲的手术被安排在9月底。正好赶上中秋节来临，原本想把母亲接回济南过中秋，可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劳累，就决定在医院陪母亲过节。尽管离中秋还有几天时间，可节日的味道已经渐浓。前天，我从济南赶到北京，一进病房，就看见母亲床头柜上放了几个精致的碗碟，里面有月饼和炒菜，还有一小砂锅乌鸡汤。父亲看见我，把我拉出病房，悄悄地问我：“你妈妈最近精神不错，这几天我家里正好有点事儿，估计得过了中秋才能过来看你妈，今天中午想和你吃个饭，你看成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爸，我们今天就当把中秋节提前过了吧。”父亲的意思，我明白，他和家人也需要团聚。说实话，我挺感激父亲的，要是没有

他的照顾，在母亲病情最危险的时候，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

这是我们父子第一次端起酒杯。18岁那年和父亲团聚时我还小，不懂得与父亲喝酒会是怎样的感受。今天和父亲面对面坐在一起，相互碰杯，母亲在病床上躺着，尽管已不是完整的一家人，但血缘关系，让我们三个人之间说不出的爱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怨恨。父亲老了，高大的身体有点微微向前倾斜，走路的步子也不是一路生风了，他的某一个神情里总是透露着我的影子。其实，这个世上和你最亲的人，就那么几个，正如母亲常说的一句话：“爱总比恨让人过着舒心。”此时此刻我才觉得，时间能冲淡一切，唯独冲不淡有血缘的脉络，就像我和父亲之间的感情。

爱，是一条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河流，缓慢而悠长。血脉相连的亲人也许几年、几十年不再联系，岁月冲淡了过去的情感，太多的恨和愁夹在其间，曾经相爱的记忆已不存在。但毕竟血浓于水，当苏磊的母亲坐在病床上默默看着曾经相爱的人的背影，当他的父亲无微不至地默默照顾曾经的妻子时，谁能说这不是爱呢？这个世界太多的事情使我们轻视了爱和家庭，在苏磊的父子之情背后，其实是他父母爱情的影子，是家庭的负担和责任。婚姻，是上天的赐福，儿女是父母情感的结晶，所以尽管父亲又有了新的妻子，也无法忘却过去的家庭。悲剧是，他们没有长久的相依为命；喜剧是，家人之间的爱淡化了一切仇恨。中秋之夜，月圆之时，希望每个家庭都可以团圆。

■请就本期刊登的《跨越24年的亲情重新流淌在我们心里》中被采访人的故事发表你的个人看法，要求简洁明快，电子邮件发至zlwx3170@sohu.com

主持人的话

